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和谐之声

黄沙港闸情思

李名渊

看到新闻里说,黄沙港闸拆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了,我的思绪如同那绵长的黄沙港河水,在波澜不惊地流淌到入海口时,瞬时奔涌而起,激起万千波浪,脑海深处,已经埋藏了多年的往事,翻腾不息。

黄沙港,名为港,实际上是一条河,位于盐城市境内,西起黄土沟,经上冈镇、黄沙港入海,最早于1933年开挖,是里下河地区重要的入海河流和主要泄洪通道。黄沙港闸是黄沙港入海的控制性工程,距入海口12公里,设有16个闸孔,闸身长80多米,是里下河地区坚固的防洪挡潮屏障,承泄里下河地区兴化、宝应、高邮、盐都、建湖等区域来水的自排入海。作为淮河流域防洪规划中明确的里下河地区水利治理的基础设施,黄沙港闸需要实施下移工程。

我的童年、少年时光,和黄沙港闸密切相连。黄沙港闸有着我们童年的烟火。在闸的下游不远处,建有几处渔船靠港的码头,归港的渔民会把渔获摆放在闸的南北两头叫卖,久而久之,便自发形成了集市,我们亲切地称之为闸口,要

买什么东西到闸口去!在闸口,有摆炮、连环画、幻灯片。更多的,闸口那边有爸爸爱吃的猪头肉,有妈妈念叨的“的确良”,有弟弟馋着的麦芽糖,有妹妹眼巴巴望着的鸡蛋糕。童年的我们,用积攒下来的牙膏皮、鸡鸭毛兑换的一毛钱两毛钱,成群结队欢天喜地而去。在闸口的集市里,我们仔仔细细地寻找着,一分一分地计算着。夏日里的冰棍,至今还清凉着我;冬日里的馄饨汤,至今还温暖着我;弟弟快乐的奔跑,至今还兴奋地挥舞着;妹妹高兴的脸庞,至今还清晰地闪现着。

黄沙港闸连着我求学的痕迹。我的第一本新华字典,是攒了五角八分在闸口的新华书店买的。这本厚厚的字典,打开了我认字的海洋,让我认识到了书本之外的汉语里还藏着这么多的宝贝,使我能够更好地去认识和探索。我的第一次外出读书,是从闸口的长途汽车站走出去的。裹挟着滚滚尘土而来的长途汽车,在闸口短暂地停歇一下后,又气喘吁吁地奔向县城,路上漫天而起的沙土,扑打在我

的头发里、眼睛里,我即将走出这个海边渔业小镇,去探寻未知的世界了。谁知这一探寻,家乡成了故乡。

我在黄沙港闸上见识了什么是巨浪排空。那是台风来临的前奏,闸门早已关上,随着台风奔涌而来的海水,在闸门前被挡下,在大风的助推下,一阵又一阵地向闸门咆哮着冲击着,拍打撞击的声响,如巨雷霹雳,如战鼓轰鸣,激起的浪花,如雄鹰掠云直挂苍穹,如万马奔腾转瞬即逝。我紧抓着闸的栏杆,顶着那狂风,盯着那怒涛,感受着大自然无穷的力量,感受着人类为保家园安澜而迸发的智慧,此时的黄沙港闸,长虹卧波如一天堑,让渔乡的人们,一切平安。

我在黄沙港闸上有着一段奇遇。那是我上中专二年级的暑假,一个星期五的傍晚,刚从县城回来的父亲,让我去闸口买点东西。我骑着自行车刚到闸口时,迎面看见我中专同班同学,也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,大吃一惊之后,我细细一问,他就是来找我的。这位同学,家住青墩镇。他当天顶着个大风,在事先没有通信

的情况下,一点冤枉路也没走,只凭我们俩在宿舍里聊天时所说的家庭住址,一路骑行,在恰恰需要问路的地方,两人相遇,让人啧啧称奇!好友相遇,自是万分欢喜。在留宿我家的夜里,我发觉他站在屋外望着月光下的黄沙港、黄沙港闸,原以为他是欣赏夜景来着,他却说,屁股疼,睡不着。不禁让人莞尔!想想这么长的路途,顶着个大风,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而言,确实不容易。

黄沙港闸建成于1972年,我同年出生,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行,黄沙港闸开闸17000多次,排除涝水750多亿方。五十多年流水的冲刷,终究抵不住光阴的磨损,各种安全隐患严重,已不能承载当年的荣光和使命,加之河道淤积,影响排泄功能,需在现有闸口下游处建新闸,旧闸拆除,新闸再启,黄沙港闸异地新生!与闸同年的我,人到中年,时光的流逝,留下额头沟壑几重,风霜几许,虽不能重建,却可以一如当年走出小镇的青年,永葆活力,一任风雨,本色永驻,一路走来仍是少年!

心香一瓣

芥菜

丁青柏

家在农村,对芥菜自然会很陌生。三十年前的乡下还很贫穷,在捉襟见肘的家庭开支中,常常会把芥菜和鲜肉联系在一起,做成一道美食。直到现在,人们仍然把这美食称作春卷。我对芥菜的了解,也是从那时才开始的。

印象中,母亲是挑芥菜的能手,每当农闲时便带着我挎着小篮走在田埂边。虽说是初春,但寒冷仍在,封冻的田地已经苏醒,万物开始呼吸,芥菜就在这时候出现。

一开始,我是不认识芥菜的,因此,看着泥泞的田地,经常故意徘徊在田埂,搜寻着一个又一个瘦弱的“家伙”。母亲却不以为然,总是在茂盛的蚕豆田里挑到鲜嫩的芥菜,这对于我来说,自然心有不甘。于是,我变着法子,在瓦砾中找到又高又大拔了节的芥菜,兴高采烈地向母亲邀功。通常情况下,母亲是不会说什么的,只是笑笑。

到家后,母亲便择菜,而我选的那些又高又大且拔了节的芥菜常常被母亲丢在一边,尽管我撅起小嘴不停嘟囔着。母亲看穿了我的心思,对我说:“这拔了节的芥菜呀,看起来很大,但已老了,吃了会绕牙儿的,而那些小小的、呈鲜绿色的才是包春卷的上等材料……”

母亲把择好的芥菜放在桶里,放水,清洗,常常放一宿。我很纳闷:为什么要把它放水中呢?母亲告诉我:芥菜喜阴喜湿,虽已断根,但仍有吸水和生长的能力。吸足水的芥菜也往往更美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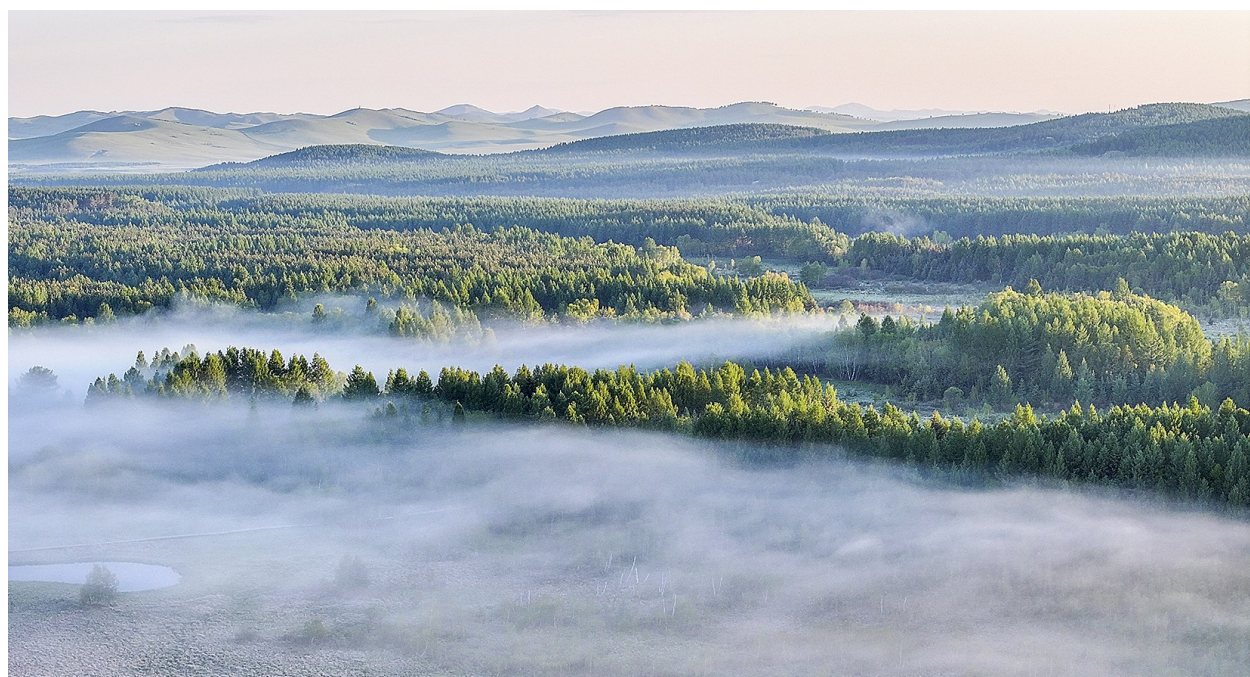
对芥菜的认识在那时就仅限于此。随着我长大,芥菜自然没那么神秘了。但不知怎的,每次看到它,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好感,甚至当我后来知道芥菜也会开花时,一切都显得顺其自然。

那一天,我又和母亲在田间除草,一不小心刀子割破手指,殷红的血不停地往外渗。母亲赶紧找来几根芥菜,洗净,嚼烂,揉捏,最后将汁水敷在伤口上。说也奇怪,没两天伤口就愈合了。

芥菜呀芥菜,你到底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?从此,我对它就更多了几分留意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小小的芥菜仍在肥沃的土地上生长着,并随着季节的变换像魔法一样点缀起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,与微风起舞。

直到这时,我才明白,一直我以为留在心头的记忆始终没有散去,只不过,那是它已经成长为另一道情愫在心中冉冉升起罢了。



光影流岚
新华社发(刘满仓摄)

人间亲情

忆母亲

杨彪

母亲年轻时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,又黑又亮。晚上走在放工的路上,两条长辫子在腰间一晃一摆,感觉十分好玩,我便调皮地跟在母亲后面喊着“一、一二”,母亲回头看我一眼,咯咯地笑了起来,脚步走得更快了,甩起来的辫子在夕阳映照下,显得更好看,欢快的笑声在空旷的田野里传得很远很远。

母亲是个文盲,斗大的字不识一个。那时,我已上小学一年级,也能写好字了。我便想做母亲的老师,教她识字写字。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,母亲在逗怀里的小妹玩,我说:“妈妈,我教你识字,好不好?”母亲说:“不好。”“学嘛,我教你写你的名字。”母亲见我缠着她不放,看了我一眼,狡黠地说:“教你识字可以,你去把锅碗洗了。”我爽快地答应了。从书包里掏出纸和铅笔,认真地写下母亲的名字,并领着母亲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三遍,让母亲照着写。然后,我搬个小板凳,爬上灶台,一边洗碗,一边还回头看看母亲。只见母亲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,低着头,斜着身子,一笔一画地模仿着我的笔迹。待我将锅碗洗好,盖上锅盖回到桌旁,

站,从包袱里掏出两条长长的辫子,卖了几块钱后,又特地拐到副食品店,给我买了两只烧饼,才去粮站买米。回家的路上,我再也无心看那斗龙河里的朵朵白帆,望着母亲没有了在腰际一晃一摆的大辫子,心里不觉难过起来,两只烧饼捏在手里却怎么也吃不下。

母亲是个文盲,斗大的字不识一个。那时,我已上小学一年级,也能写好字了。我便想做母亲的老师,教她识字写字。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,母亲在逗怀里的小妹玩,我说:“妈妈,我教你识字,好不好?”母亲说:“不好。”“学嘛,我教你写你的名字。”母亲见我缠着她不放,看了我一眼,狡黠地说:“教你识字可以,你去把锅碗洗了。”我爽快地答应了。从书包里掏出纸和铅笔,认真地写下母亲的名字,并领着母亲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三遍,让母亲照着写。然后,我搬个小板凳,爬上灶台,一边洗碗,一边还回头看看母亲。只见母亲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,低着头,斜着身子,一笔一画地模仿着我的笔迹。待我将锅碗洗好,盖上锅盖回到桌旁,

发现母亲竟睡着了。

1983年春,生产队开始实行包田到户。我家分了16亩地,父亲和母亲都十分高兴。秋天说来就来了,我家承包的田里全都种上了棉花。第一遍棉花采后,父亲用拖板车拉到收花站,一下子卖了1000多元。这时,父亲就盘算着等今年棉花全部卖完,砌两间厨房,再将主屋翻盖一下。那天,我在斗龙河岸边的一块田里拾棉花,路过的大队支书喊我:“快回家,你妈不行了。”我心头一惊,怎么可能?中午吃饭后,我在房里读一本小说,母亲还轻轻地敲着房门说:“宝宝,看一会儿书后,帮妈妈到田里拾点棉花,广播里说这几天可能要下雨呢。”等我赶回去,家里已围满了邻居,母亲躺在床上,我怎么喊也没有反应。送到公社医院,医生检查后,摇了摇头,说:“脑溢血,回去准备后事吧。”这一年,母亲49岁。

四十多年来,我常常想念母亲,我想告诉母亲,现在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。但愿天堂里的母亲,和我们一样幸福快乐!

往事如烟

脱粒

邱丕民

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
……
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。
……

如果说白居易《观刈麦》是千百年前的农民在夏收夏种夏管(三夏)的写照,那么五十多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时,芒种到夏至期间农村最忙的时候,可以说是比古时农人更忙。

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,有棉花田,有麦田,有水稻田。每到三夏大忙,人总要脱层皮,瘦一圈。

夏种夏忙忙归忙,遇雨天映照。夏收,就怕雨天,俗说“麦上仓,豆子扛在肩膀上”,那才算完事。而夏管,田间管理如松土施肥锄草,田烂不能下脚,草长得比棉花还高。

庄稼必须要及时上场脱粒晒干再进仓,自从用了脱粒机,都是白天收割,连夜脱粒,整夜不停机,白天再晒粮。

那时的农村三夏大忙,完全是人海战术。在外做手艺的必须全部归队,老人和小学生还要到田里拾麦子,要做到颗粒归仓。一些年轻的姑娘小伙白天在田间收割或插秧,晚上还要到场头脱粒。

我把参与脱粒的人员分为两班倒,每小时换一次班。人在脱粒机上干活,注意力要高度集中,尤其在机上喂麦把的,万不留神,双手会被麦把子拖进脱粒机里,那就出大事情了。

脱粒,像是轻松的活。可是机械单调,容易疲劳。上半夜还罢了,到了凌晨,人真的困了,效率也下降了。尽管在夜里十二点左右烧了夜餐,还是有人东躲西藏。有的干脆就往麦堆里一埋,睡觉了。更让人于心不忍的是有小孩的妇女,夜餐有面疙瘩,有时有饭,她们舍不得吃,要带给家中的小孩子。我吃饭的时候,就会有意多打点给她们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的农村已看不到当年三夏大忙的情景了。要想再现当年三夏大忙的场景,只能从记忆里去追寻了。

漫画



警惕危害 新华社发

平凡人生

不期而遇的温暖

王茜

大学毕业后,我曾在一所学校工作几个月。因为我喜欢加菲猫,大家都喜欢喊我小猫老师。

我所在的学校,只是一所作文培训学校,不是公办学校。虽然它有六七百个学生,虽然它在全国有700多个分校,但是在我眼里,它始终比不上公办学校。

只是后来,这些孩子弥补了我内心的失落。也是这些孩子,在我处于低谷的时光里,给了我不期而遇的温暖。

我在这个学校教两个班,一个作文班,一个阅读班。学校重点教作文,阅读只是小规模进行。阅读班只有13个学生,是五六年级的孩子。听上去,他们很小,其实一个都是大孩子。我得用朋友的标准来与他们相处。

我第一次给这个阅读班上课的时候,这些孩子都很安静。我感觉课堂没有作文

班有趣。因为作文班有课前游戏,而阅读班没有。最初的几节课,课堂气氛都比较沉闷无趣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们一个个都藏住了自己的“真面目”。

他们是每周六晚上上课。所以,我们是一周见一次。我不知道是从哪一次课开始,跟他们之间的关系突然有了突破性进展。

我在课堂上,该严格的时候还是会严格,批评时也会不客气。但是他们骨子一点都不怕我。他们中胆大的甚至会直呼我小猫,胆小的还是会喊我老师。他们敢问我有男朋友,敢告诉我他们在校园中最秘密的事。

时间一周一周过,他们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好。说实话,我喜欢活泼开朗的他们。因为我总在他们身上,看到曾经的自己。

我想说三件最让我感动的事。第一件事,有个小女孩总是要带零食给我吃。坦白说,我很不好意思,因为她是我的学生。她第一次把零食放到我桌子上时,我竟然不好意思地脸红了。她有一次给我带了一袋法国产的巧克力饼干,因为我之前无意中说到我喜欢吃巧克力。

回家告诉我妈这事,我妈大为震惊,并且严厉批评我,说不能吃学生的东西。看着我妈的神色,我觉得很好笑,她不懂学生。如果我不接受这零食,反而会让这个小女孩觉得我不喜欢她。我安慰我妈说,不要担心,我也给他们准备了礼物。

第二件和第三件事,都是前台老师后来告诉我的。第二件事,一天晚上一个家长到学校来问校长,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小猫老

师?原来,这个家长的孩子,写了一篇有关小猫老师的作文,似乎挺感人。当然我没看到,因为这是孩子的秘密,他们不会让我知道。

这个家长在问校长有关小猫老师的时候,另一个家长说,她家孩子这几天生病,学校白天的课都请假了没去,但是晚上的阅读课她一定要来。

带病而来。但是我晚上上课时根本不知道。这也就是让我感动的第三件事。小猫老师成了家长口中的神秘老师。我听完前台老师的话,心里涌过一阵暖流,甚至有点矫情地想哭。原来这就是麦兜说的,人生中不期而遇的温暖。

后来我考入体制内,离开了这所学校。每每在人事纷杂的间隙感到心累时,总会想起那群单纯美好的孩子们,曾带给我的信任和美好。